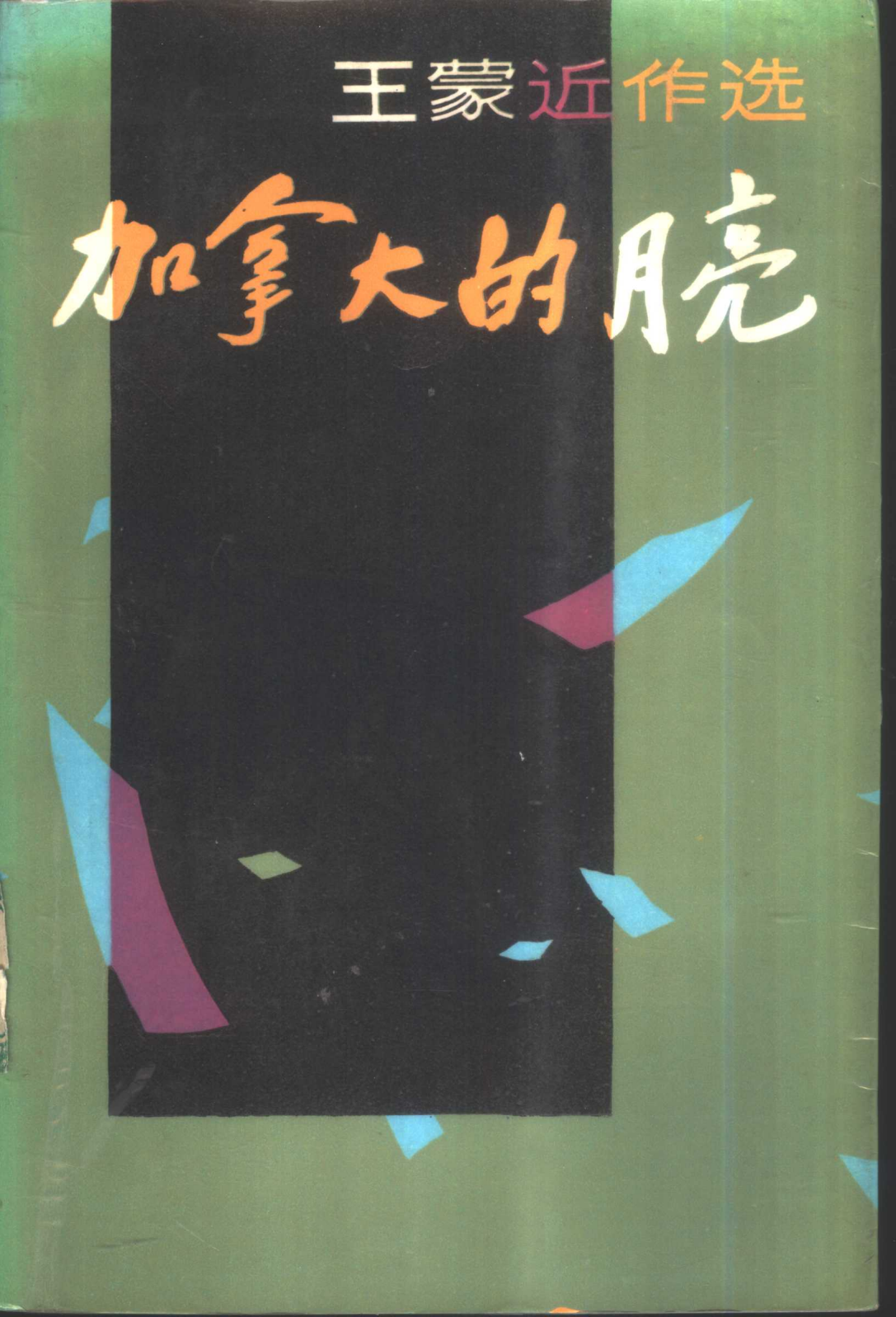


王蒙近作选

加拿大的月亮



8147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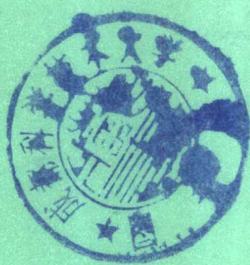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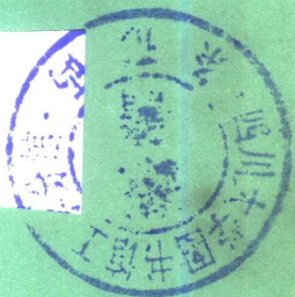
10318
104

0318

104:1;4



F07938



王蒙近作选 加拿大的月亮

作家出版社

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基本藏书

加拿大的月亮

王 蒙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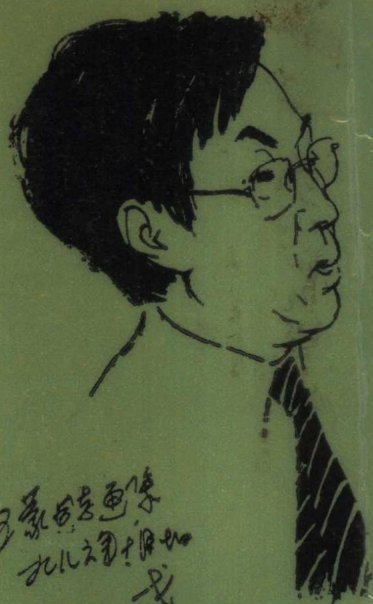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37 千

1987年1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200 册

(平装)统一书号: 10248·0132 定价: 2.50 元

(精装)统一书号: 10248·0134 定价: 4.60 元



王蒙画集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

目 录

妙仙庵剪影	(1)
爱的影	(13)
焰 火	(25)
高原的风	(32)
无言的树	(56)
爱情三章	(67)
——之一：情 之二：水漂儿 之三：报应	
加拿大的月亮	(90)
临街的窗	(115)
色拉的爆炸	(126)
灰 鸽	(136)
苦 恼	(142)
光	(146)
小说二题	(158)
——在我、他来	
名医梁有志传奇	(167)
铃的闪	(209)
致“爱丽丝”	(215)

轮 下	(220)
——系列小说《新大陆人》之一	
海 鸥	(256)
——系列小说《新大陆人》之二	
卡普琴诺	(282)
——系列小说《新大陆人》之三	
画家“沙特”诗话	(296)
——系列小说《新大陆人》之四	
温 柔	(318)
——系列小说《新大陆人》之五	
小 事(二题)	(328)

妙仙庵剪影

大概是因为近年来城里人一个个都吃得过饱，有存款，更有余暇，下班以后和星期天，不大有人写决心书、保证书、交代材料和检举信了。还可能因为城里的人、车、房屋都在魔术般地增加，拥挤、噪音和污染愈来愈扼住城里人的喉咙。大家一有空闲便拼命往四郊、往乡村、往山岭和海滨跑，这就出现了准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旅游热。

到了旅游旺季，所有知名和半知名的公园、湖泊、山林、寺庙都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尘土飞扬，汗气袭面。于是，人们开始向完全不见经传的小溪小壑、地边地角、山圪楞山洞子进发，居然又不断地开拓出发掘出新的游览胜地。

千鸟洞便是这样突然出现在旅游指示图、旅游专用车站牌和D省然后是中央电视台的“风光”节目上的。而过去，甚至本公社本村的人也很少进千鸟洞去，除非放羊。当地的农民们有一个说法：千鸟洞里阴气太盛，炎夏季节跑到千鸟洞乘凉，十之八九要留下后遗症的腰酸腿疼和关节炎咳嗽及妇女病。

吃商品粮挣现钱的人当然阳火贯顶，他们要的恰恰是千鸟洞的荫凉。两边的高山和茂密的树林挡住了阳光，翻腾下泻、浑如无数相连相隔的瀑布的亮晶晶的涧水即使在夏季也清心砭骨，悄悄地起着化学变化的积年的落叶释放出一种气味象葡萄

汁、又象啤酒、又象米醋的氤氲，每一根草，每一朵野花，每一撮羊粪蛋和每一块大小大小、奇形怪状的石头都显得脱俗、爽神、败火。尤其当千鸟涧的千鸟，有分有合、有高有低、有曲有直、有悲有喜地啁啾歌唱起来的时候，所有第一次去那里作消夏游的人——包括你和我都会喊叫起来：哦，仙境！

甚至有不少人会责问前人和有关当局，怎么长久以来埋没了这么一个美妙的地方？

但来的游人愈来愈多。无人管理和修茸的野草野花野树野山野水野鸟，成全了千鸟涧独具的令人想起聊斋、想起西游记、想起老庄的道家学说的粗犷、天然的野趣。涧上没有桥，没有专修的石礅，只有几处水窄的地方抛放了几块石头，石头不平也不稳，踩着石头过对面去常常会失脚落入刚刚没过脚脖子水中。但游人踏石过涧的乐趣远远胜过了依栏凭桥，何况现今我国公园里修的新桥也都是杀风景的洋灰桥。而如果有人石头上摇晃几下落入水中，弄湿鞋袜裤脚，溅起水花，再惊叫一声：“我的妈妈哟！”那么不论围观的还是落水的，欢声笑语，拍手称快，真是享受到了千鸟涧游的最大乐趣妙意。

山涧两边都有许多枯树和同样多的半枯半绿的树。枯树的枝干有一种特殊的伸延、布局和力量，有一种悲壮、苍凉而又古怪的美。与枯树半枯树相映的是怪石。一块陡峭挺拔直立岿然的石被命名为将军石，命名之后你愈看愈觉得它象一位检阅出征部队的大将军。请注意是出征部队而不是凯旋归来的部队，只有检阅出征部队的将军才那样在坚毅中深藏着忧虑，肃穆中充满杀机。另一块高大坦荡形如大鼓的石头被命名为点将台，说是穆桂英在这里点过将，但被称为穆桂英点将台仅仅在D省就不下七块，于是另有高人称这块大石为“天鼓”。多么恢宏奇

伟的想象。

更多的怪石你看不出什么来，正因为皆不象才皆象。当许多游人欣赏这些树干和石头的时候，一个放过洋但没戴宽框蛤蟆镜的游人宣称，这些石头和树干颇类乎西方现代派的雕塑。

这样蜿蜒走上去，要走一个半小时，便到达了山涧的尽头，仙人峰脚下。摄取了足够的蛋白质与卡路里的游客，多半会继续沿着荆棘丛生、秧蔓挡道的羊肠小路攀登上去，再有二十分钟，便到达了平台一样的山顶。山顶上有一座破败不堪的尼姑庵，叫作妙仙庵，断墙残垣瓦砾之中长着一棵孤独的银杏，躺着一块字迹模糊的石碑。山顶上山风阵阵，东吹吹，西吹吹，自由地旋转驰骋。从山顶与千鸟洞相反的方向望去，可以看到山下的大平原，急湍的玉带河，铁路与公路桥，火车汽车，还有新建的火力发电厂的高大的——从仙妙庵前看仍是渺小的烟囱。

八十年代的旅游专车唤醒了在阴气中沉睡多年的千鸟洞，将军石、天鼓、仙人峰和妙仙庵。本村人只经过短暂的迷惑便紧紧抓住了旅游车所提供的一切机会。村下设立了停车场和售货棚。千鸟洞口有人卖自制藤木手杖、编织品和出租代步的毛驴。还有人不远二十里从公社的社营的冰食厂批发冰棍和自制汽水扛到妙仙庵边加价出售。紧跟着冰棍和汽水又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卖香烟火柴、卖茶鸡蛋和咸鸭蛋、卖大饼和麻花、卖印章石和土法染的花布（不知为什么，这种布突然变得时髦起来）的还没有完全摆脱羞涩的农村姑娘。

然后每逢节假日有一个西服革履的来自城市的个体户照像师傅在这里营业，在妙仙庵前陈列着标着尺寸和定价的样板照片。为了招揽顾客，这位摄影师带着一台小型录音机，他的录

音磁带上既有地方戏的高腔也有李谷一的《乡恋》。

有一次他的《乡恋》被几个青年的双声道迪斯科给压倒。几个穿牛仔裤和紧身衣的“现代派”青年竟在妙仙庵的瓦砾堆旁跳起了摇摆舞。从此以后山上山下，涧里涧外常常见到一个身穿蓝色干部服、又黑又瘦、常常皱眉的中年人，本村的人都认识，他是来自公安局治安科。

最奇怪的是妙仙庵坍塌毁坏的年月已不可考，而妙仙庵又处在强劲自由的山风风口，却不止一个游人登上瓦砾堆后说是闻到了香烛味儿。这个消息马上传遍了本村和邻村，被认为是曾在妙仙庵供奉的观音大士的法力的表现。于是，在藤杖、茶蛋、摄影、迪斯科之后，又出现了到妙仙庵瓦砾堆上来进香的人。香客们穿着涤纶上衣，中长纤维裤子和塑料鞋，女客还穿着尼龙丝袜子。由于买不到供香供烛，他们手持一把一把的芭兰香、香水香和卫生香、除虫菊驱蚊香，一扭一扭地走上仙人峰，把香燃着，插在银杏下，残碑旁、瓦砾上。有的还磕几个头。而在他们磕头的同时，离他们不到两米的地方，有几个青年用英文唱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影片《回头当年》的伤感的插曲。

这种八十年代的新风貌，这种对于“阴气太盛”的地方注入杂阳之气，牵动了本村一位“大学生”的心。他叫米如云，二十二岁，大眼睛，尖下巴，身材适中，举止潇洒。他爸爸是村里闻名的一个中医，他从小就是有名的“神童”，七岁给人家剪喜字和鸳鸯，八岁就给人家写联，九岁就给人家刻图章。在农村的学校里，他简直是羊群里的骆驼、鸡窝里的凤凰，门门功课考一百。有一次作文使语文老师欣喜若狂，竟给了他一百一十五分。初中以后，他迷上了绘画，画无中西，工笔写意，油画

水彩，兼收并蓄。一九七九年十八岁他高中毕业，依乡里老师的意见，他不论报考文科理科，都定能够金榜题名的。他偏偏要学美术，报的是美术学院。艺术院校提前考，他没被挑中，再报中文历史诸系，锐气已失，又没考上。他不死心，周围人也认为他不上大学是世无天理。连续三年大学没考上，却被乡人众口一声地尊称为“大学生”，而且，这里决没有亿万分之一的嘲弄。

一九八三年，他终于放弃了学美术的理想，比较切实地把第一志愿报成本省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中文系。七月十日，参加统一高考，自觉考得不错，这次上专科是十拿九稳了。心里有了底，却不免惭愧起来，自己号称神童，自幼赞歌盈耳，深孚重望，却屡试不第。家长乡邻对他仍然是深信不疑，父母甚至不让他下田劳动，只让他在家安心读书，准备应试。高中毕业后在家吃了四年闲饭，实在是于心有愧，便想在入学前做点事情，对家庭略尽心意。

千鸟洞和妙仙庵的复兴，特别是那位西服革履的照像师扬长来去，美不滋儿的样子给了他启示。我何不略施小技……如此如此呢。

想了就做，他带上一把剪刀、几张黑纸、一把椅子、一个镜框、一把雨伞和一行军壶茶水，沿涧上，攀援小路，登上了仙人峰。他把镜框往椅子上一放，立刻引来了游人。原来，镜框里镶着他做的几个人像剪影，一个个特点分明，栩栩如生，象是照像上采取的逆光摄影作品，比逆光摄影照片还要简练。

他见已有一些人走过来，含笑不语，只是随意地抬头看了看迎面走过来的一位老者，便低下头，拿起一张裁好了的黑纸，

用剪子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在纸上一转一夹一走，老者的头像剪影便出来了。

剪影新作放到镜框上，近旁的人鼓掌喝彩，大家都看着老者：“象！”“一点不差！”“神了！”“真叫技术！”“硬功夫！”此起彼落，赞不绝口。老者自己看了看，也大吃一惊，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啊；连那种矍铄的目光和从容的神态，以及飘拂的银须都剪出来了！

“请您留下做纪念吧，剪得不好，对不起。”米如云把头像剪影送给了老者，而且说话是这样谦和有礼，令人愉快。

老者马上拿出了一块钱，米如云微微一笑，把头发一甩：“老伯伯，不要钱，从今天起，我给各位游客奉送头像剪影三天。”一面客气着婉谢了报酬，同时把另一位进香的少妇的剪影剪出来了。少妇见到了这样熟练迅速地剪出的酷似自己的头像，几乎是感到了某种敬畏的恐怖，她向后退着，面色苍白，不敢接向她送来的剪影。“大学生，大兄弟，你怎么这么大本事啊，你把我吓坏了。”

噢，少妇是本村人，认得米如云。周围又是一片喝彩声，随着喝彩声招来更多围观的游客。有一位贫嘴呱哒舌的小青年打趣了一句：“大姐，您下次上山，别给那个什么尼姑庵啊观音菩萨什么的烧香了，您该给咱们这位老师傅烧上供啊！”

一片笑声。当然，小青年说的“老”师傅，不是说米如云年纪大，而是对他的技艺的超神入化、炉火纯青的赞美。

很快的，米如云的剪影的名声传到了城市，传到了外地，他的剪影和怪石、千鸟、曲涧、古树以及妙仙庵观音大士留下来的异香一样，成了这个新开拓的风景区的魅力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有一个游客前来游千鸟涧却没有看见将军石和

天鼓，那诚然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他登上了仙人峰却没有带回米氏独人公司出品的自己的头像剪影，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了。

从早到晚，请他剪影的与围观的人围着他。观赏他剪影的全部过程也许比观赏他的剪影作品还要吸引人。他看看来客，脸上显出了会心的、谦逊有礼中饱含着自信和骄矜的微笑，眯起一只眼，折起一张黑纸，把它放在小小的发光的剪刀的刀口下旋转，他的样子非常轻松，拿剪刀的那只手似乎一动也不动，好象根本没有下剪子。有时候他的眼皮倏地一抬，迅速垂下，嘴角上显出一种大大咧咧的、略带嘲讽的笑意，然后一抬头，纸打开，相连而方向相反、同形对称的两个头像便完成了。他接到钱，他说谢谢，他看也不看顾客，他用不着浪费时间去征求顾客的意见或者去解释说明什么，他也根本听不见任何大声的与叽叽喳喳的评语——虽然都是赞美。他带着大艺术家的那种冷静和漠然，只献出作品而不计较毁誉，在把一对头像递给第一个顾客的时候已经把目光转向了第二个顾客，“是该您了吧？您？”

最为重视自己的形象的当然是年轻和比较年轻的女人，当她们接到酷似自己而比自己的任何照片都更加美丽、更加温柔、更加有魅力的剪影的时候，激动得噙着喜悦的泪花。连她们的睫毛、她们的额前的几根飘拂着的散发，她们的发式和头饰，比如说一只好看的发卡，米如云都通过简洁的处理而剪影上得到了表现。也许这种表现不大能被旁人看“懂”，但头像的主人一眼就能看明白，哦，这就是我那只发簪！

剪影比照片和画像似乎更容易讨好，它只选择侧面或半侧面的分明的轮廓，而蒙古利亚种人侧面比正面更富有线条和立

体感。它省去了一切不需要的与难以讨好的细节。它的唯一的黑色，庄重、含蓄、深远、朦胧、意蕴无限，它从最适宜的角度表现它的主人的最美好的轮廓与神态，最简单所以最启发人的想象。而且，米如云的两只手显然有一种微妙的直感和默契，他虽然掌握一种本领，通过至细至微的处理，使每个剪影在忠于本人的同时又美化了那么一点点，使温柔的更温柔，俊逸的更俊逸，烂漫的更烂漫，娇媚的更娇媚。

于是，他的作品、他的工艺过程、他的艺术家的神态，在他的顾客和围观者当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一边倒的气氛。所有观看者都在称赞，都在被说服并说服别人拜倒在他的绝技之前，所有顾客的义务都在于鉴赏，在于用心体察他的作品的美妙隽永，在于表示衷心的满意、理解和感激。批评和表扬，这本是顾客和观者的“天赋人权”乃至神圣义务的，但是，在米如云的周围，一个个甘愿解除了自己的批评与选择、鉴别的武装。成功的作品将会产生崇拜和激赏的气氛，崇拜和激赏的气氛使每一个作品变得更加成功。二者良性循环，相得益彰。

米如云最初剪一个头像收三角钱，他一天就挣得了十五块。他不好意思，改成两角，仍然赚得太多，于是他改为一角五分。但几乎所有的顾客都宁愿付两角或者更多，他们不愿野蛮和自私到用一角多钱来取得这样精湛的作品。每天都有一到七个顾客气急败坏地企图说服米如云：他应该把每个（其实是一双）头像的定价增加到五角钱，不然，他不但是傻瓜，而且是对艺术与懂艺术的人们的不尊重。

米如云的剪纸大获成功，每天，他带着盈耳的赞声与满衣袋的钱回家。他把钱全部上缴给爸爸、妈妈和实际上也代他务农的哥哥，于是家里也是一片喜悦。但他自己却摇头苦笑，若

有所失，好象缺少点什么。三天来围绕着米如云的人们中出现了一个身穿一身竹布褂的姑娘。在打扮得各有风韵、愈来愈讲究的城里人当中，她显得自惭形秽，不协调。有好几次已经排到了她这里，她几次嘴唇动了动，都没有勇气向米如云提出为自己剪一个头影的要求。一次是一个身穿奶油色西服的亭亭玉立的女性从她的身后挤到她的面前，她自动往后一退；一次是快要到她了，忽然她的眼睛一亮，她看到了一个身穿一身鲜艳的淡紫与天蓝双色拼起的连衣裙，腿上穿着类似肤色却又为肤色加深了一层的高筒尼龙丝袜子和蹬着玲珑的羊皮凉鞋的城市女子，她立刻自动把位置让给了她。后来她干脆远远站在后排，她只是羡慕地看着米如云的操作，她羡慕地看着城里人的打扮、服饰、气度，她羡慕地看着她们拿到较好的影象。别人都不停地称颂米如云的熟练和轻松，她却总是盯视着米如云头上的汗珠，和他面部肌肉的不易觉察的神经质的颤动。看着看着，她的嘴角也不自觉地颤动起来了，好象对米如云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第三天的下午还不到四点钟，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西北方向的天空布满了黑色的云。“雨来了”，有人喊了一声，很快，游人们纷纷散开下山了。人群说没就没，米如云赶紧收拾自己的不多的东西。这时他才发现，他的眼前还有一个人：一个穿竹布褂的姑娘。

一个闪电和一声遥远的雷。那姑娘迟疑了一下，向前迈了一步，问他：“要我帮你么？”

那声音温柔而又亲切，米如云摇摇头，又抬头看了姑娘一眼，他惊呆了。

这是谁？是哪里的姑娘？从她的竹布褂看来，她决不是城

里来的游客，可附近的山村里，又从没有过这样一个人。她的微微隆起的前额显得聪敏而又有些调皮，她的眼睛似乎避免正视任何人，也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注视，目光的变化传达着一个又一个的纷乱活泼的思绪。她的鼻子和嘴的线条都是那样挺拔而又柔和，微翘的小鼻子晶莹而且纯真，缓缓消失的嘴角的线条显得那样善良无瑕而又富于爱心。最奇怪的是这样一个陌生的女孩子，使米如云一看便觉得这样亲近，好象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好象她是他的姐妹。他愿意完全信赖她，他愿意把自己的事，他这个小有天分却被捧得过了头的山沟秀才的自信和碰壁，惭愧和耻辱告诉她。他想问问她，他们是怎样相识和什么时候相识的，为什么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让他久等着她却没有来看她。他还想送她一些礼物，比如说他父亲采撷的灵芝和贝母，比如说他最心爱的那只两脚规和画册……

他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似乎是下了几滴雨，那姑娘为他和他的器具材料张开了伞。那姑娘保护着他。银杏树的扇面形的叶子在颤抖流泪，野草在摇摆，空气中充满了各种异香，他似乎正在乘着山风飞翔。他听得见大自然的一切强的和弱的音响。包括雷声隆隆、涧水声溅溅和树叶声窸窣。他想起了从幼年到少年到现在的一切，秋天偷枣吃和在高考考场上往太阳穴上抹清凉油。他想起了他爸爸的哮喘和妈妈的被柴烟熏红了眼睛。

看来大风把雨和云从另一旁吹到远方去了，大呼隆了一阵旋风即风平浪静，从乌云边缘解脱出来的太阳更加金碧辉煌，鸟声和蝉声更加清脆。

“谢谢！”他接过了姑娘手中的伞。“我能不能给你做一个剪影？”他张开嘴，完全不是想说这话，但他说出了这样职业性的

一般化的话，使自己懊丧万分。

“那，那就要耽误您的时间。”为他义务地打了好一会儿伞的姑娘忽然羞涩起来。

他立即拿起了黑纸，方才好象钻入了地缝的众游客又陆续出现了。他细细打量着姑娘却无从下剪，他心跳，他慌，他不知道怎样做好。姑娘温顺地把侧影给了他，他好象无法担当得起这样的委托和信赖。

他想告诉姑娘，剪头影不过是雕虫小技，他只不过是挣几个钱报效父母和兄长。他想告诉姑娘，人的头影实际上是有若干类型的，剪起来有固定的程式和某些小小的窍门，他不过是趁着城里人的游兴和新鲜感来挣点钱而已。在这一点上，他其实并不比把一个茶鸡蛋卖两角的小丫头高明。

他的犹豫和慌乱引起了所有围观者的诧异，然而身穿竹布褂的姑娘非常耐心，她连转头看他一眼都不曾，她等待着。

终于，一刻钟以后（但他自己以为是过了一小时），他剪出了这个姑娘的头影。

爆发出一阵喝彩。

姑娘回过了头，她万分欣喜地看到自己的头影。纯洁如天使，那是我吗？她不敢相信。

米如云看了姑娘一眼，再看一下自己手中的没有生气的造型，他羞愧得掉下了泪。

“不，对不起，”他结结巴巴，声音如发自因癌变而割去喉头的病人，“让我再剪一次吧！”他请求，但人们只能看到他的嘴动，并且看到他缓缓地把剪出来的头影揉成一团。

女孩子怔住了，她大概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打击和侮辱——她以为。她捂着脸转身离去。